

《齐竟陵文宣王行状》校正

俞樟华 盖翠杰

行状写作始自汉代,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创作格式已基本定型。任彦升的《齐竟陵文宣王行状》中,有对传主世系、爵里、生平事迹的介绍,文末还表明了立谥的创作目的,可谓行状文体写作的范文。在《昭明文选》60卷七百余首著作中,《齐竟陵文宣王行状》是行状文体惟一篇代表作,可见昭明太子对它的欣赏,此文与众不同的写作价值和意义也可窥一斑。文章塑造了一个“内树宽明,外施简惠”的萧公形象,他有“未及下车,仁声先洽”的美名,更兼“星言奔波,泣血千里”的至忠之行,还有“岷山洛水,协应叟之性”的淡泊心境。

现在完整的《文选》刊本有淳熙八年(1181)尤袤刊本、明汲古阁刊本等,它们都是根据清代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翻刻的。《文选》自编定以来,多人作注。最重要的注本是李善在唐高宗显庆三年(658)上表进献的《文选注》。后来唐玄宗时的吕延祚召集吕延济、刘良、张铉、吕向和李周翰作“五臣注”。李善注成书后,在传抄的过程中,已有脱误,后人刻“六臣注”,把李善注和“五臣注”合在一起,因此发生紊乱。今本李注是人们从“六臣注”中辑出的,显然已非本来面目。宋绍兴元年(1131)刊行的韩国《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本选》虽是“六臣注”本,但已经秀州州学“逐段詮次”,“其引用经史及五家之书,并检原本出处,对

勘写入”，因此价值甚高。通过不同版本的校正，可见“五臣注”删节、抄袭、窜改李注的事实，可以大致还原该文的本来面貌。

今以1977年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重刊本李善注本为底本，参校1983年版韩国《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本》以及四部丛刊六臣注本，以求恢复原书的风貌。

1. 公道亚生知，照邻几庶。

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本“几庶”作“庶几”。

李善注：“《论语》：‘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。’”按：奎章阁本此注为五臣吕向所注，且在李善注前，至南宋后移李善注于五臣注前，盖后人错乱也。

2. 孝始人伦，忠为令德，公实体之，非毁誉所至。

奎章阁本“体”作“礼”。按：“体”“礼”古通假字。《易·系辞上》：“知崇礼卑。”《释文》：“礼蜀才作体。”《集解》礼作体。○《诗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无以下体。”《韩诗外传》九引体作礼，据《诗考》引今《外传》仍作体。

李善注：“《毛诗》曰：‘成孝敬，厚人伦。’”按：“毛诗”作“毛诗序”，今查十三经注疏本《诗三家注》，“成孝敬，厚人伦”为《毛诗序》正文，非《诗经》正文，故应补“序”字。

3. 陈农所未究，河间所未辑。

李善注：“又曰：河间献王德从民得善书，必为好写与之，留其真，加金帛赐以招之。由是或有先祖旧书，多奉以献献王者，故得书多与汉朝等。”按：奎章阁本“民”作“人”，避唐讳也。又《汉书·卷五十三》：“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，多奉以献献王者，故得书多与汉朝等。”盖遗漏也。

4. 邪叟忘其西戾，丘狭其东皋。

奎章阁本“戾”作“景”。按：戾，上古为职部庄母字；景，上古为阳部见母字，职阳为旁对转，庄见邻纽双声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九十二《鸟部下》“燕”条引晋夏侯湛《玄鸟赋》曰：“及至大

火西景，商风授衣。”在释氏求那跋陀罗的《广弘明集·卷二十六·武丘法纲法师诔并序》中，有“东瀾弗复，系景莫收”；晋代傅亮的《奉迎大驾道路赋诗》有：“西景逝不留，性命安可图。”可证奎章阁本正文存其旧。

李善注：“范曄《后汉书》曰：刘宠白会稽太守，征为将作大匠。山阴有五六十老叟，自若邪山谷出送宠，曰：‘闻当见弃，故自扶奉送。’”按：奎章阁本此语为华峤《汉书》所记。该书已佚，可信度及文献价值均高于范曄的《后汉书》。

5. 逮衣裳外除，心哀内疚。

李善注：“《尔雅》曰：疚，疾也。”按：奎章阁本“疾”作“病”。今查《尔雅·释詁第一》：“疚，病也。”李善所见本与今本异。

6. 而茹戚肌肤，沉痛疮距。

李善注曰：“《礼记》曰：‘疮钜者其日久，痛甚者其愈迟。’”按：奎章阁本作“疮距”。《战国策·楚策四》：“其飞徐而鸣悲。飞徐者，故疮痛也。”柳宗元《段太尉逸事状》：“裂裳衣疮。”钜，通距，同属鱼部群母，双声叠韵。《墨子·备穴》：“为铁钩钜长四尺者，财自足。”《管子·国蓄》：“前有千乘之国，而后有万乘之国，谓之距国。”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：“体大者节舒，跖距者举远。”

7. 故知钟鼓非乐云之本，粗非隆杀之要。

奎章阁本“隆”作“降”。按：降，冬部见母字；隆，冬部母字，古叠韵。《战国策·齐策三》：“岁八月降雨下。”《风俗通义·祝典》降做隆。○《庄子·天运》：“孰隆施是？”《辅行记》三之三引隆作降。○《荀子·天论》：“隆礼尊贤而王。”《韩诗外传》也将隆作降。

8. 武皇帝嗣位，进封竟陵王食邑加千户。

奎章阁本作“武皇嗣位，进封竟陵王食邑如千户”。按：吕延济曰：“如千户犹若干也。盖食邑无定户故也。”奎章阁本存其旧。

9. 辟玄围以阐化，寝鸣钟以体国。

李善注：“孙放数诗曰：‘一往纵神怀，矫迹步玄闾。’”按：奎章阁本作“孙叔敖诗曰：‘一往从神怀，矫迹步玄闾。’”“放数”乃“叔敖”错别字。从、纵古今字。《汉书·王吉传》：“其后复放从自若。”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敖不可长，欲不可从。”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：“从有其皮，丹漆若何？”

10. 夫国家之道，互为公私；君亲之义，递为隐犯。

李善注：“《礼记》曰：‘事亲有隐而无犯，事君有犯而无隐，有谏诤之义。’”按：奎章阁本注：“翰曰：‘事亲有隐而无犯，事君有犯而无隐，隐谓不成样其过，犯谓犯颜色而谏也。’善注同。”今查《礼记·檀弓上第三》，在李善注中既引用《礼记》正文，又保留了郑玄的注文。可见李善注本在传抄过程中已面目全非。

11. 又授使持节，都督扬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本官悉如故。旧惟淮海，今则神牧。

李善注：“《地理书》曰：‘昆仑东南，地万五千里，名曰神州。’”按：奎章阁本作“《地理书》曰：‘昆龙东海，地方五千里，名曰神州。’”《文选·卷五·吴都赋》：“倾神州而韞椟。”○刘逵注引“禹所受地说书曰：‘昆仑东南方五千里，名曰神州，帝王居之。’”○《文选·卷六·魏都赋》：“六合之枢机”，李善注：“河图挂地象曰：‘昆仑，谓东南地，方五千里，名说神州，帝王居之。’”○《文选·卷二十一》左思《咏史八首》：“皓天舒白日，灵景耀神州。”李善注：“《地理书》曰：‘昆仑东南，地方五千里，名曰神州。’”○《文选·卷二十五》刘琨《答刘湛》：“火燎神州”，李善注引“《河图挂地象》曰：‘昆仑东地方千里，名曰神州。’”○《文选·卷三十一》江淹杂体诗《颜特进延之》：“瑶光正神县”，李善注：“《地理书》曰：‘昆仑东南，地方五千里，名神州。’”○《文选·卷四十三》孙楚《为石仲容与孙皓书》：“土则神州中岳”，李善注：“《河图挂地象》曰：‘昆仑东南，地方五千里，名神州。’”

可见，李善注在抄写流传过程中，无意抄错和有意删节的现象大量存在，面目因此失真。

12. 某年某月日薨，春秋三十有五。

奎章阁本作“某年月日薨”。按：古格式，奎章阁本存其旧。

13. 岂徒春人不相，倾廛罢肆而已哉！

李善注：“刘绹《圣贤本纪》曰：‘子产治郑二十年，卒，国人哭于巷，商贾哭于市，农夫号于野。’”按：奎章阁本此注为五臣李周翰所注：“郑子产相郑二十年，卒，国人哭于巷，农夫倾郊野而流涕，童子不歌谣，春者不相杵。”且在李善注前，至南宋后移李善注于五臣注前，盖后人错乱也。

14. 征士刘虬，献书于卫岳。

奎章阁本“卫”作“衡”。按：“卫”，善本正文错别字。

15. 屈以好事之风，申趋王之意。

奎章阁本“事”作“士”。按：李善注“《战国策》曰：先生王叔造门，欲见于齐宣王，宣王使谒者迎人。王叔曰：‘叔趋见王为好势，王趋见叔为好士。于王何如？’”奎章阁本注同。盖“事”当作“士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